

难忘故乡小河鱼

□ 方观贻 安徽合肥

前不久,合肥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中外名优特产品暨进出口商品博览会,我兴致勃勃地前去参观购物。在一个展台前,我看见了金寨特产——小河鱼,看着那用竹篾编的小鱼篓,里面装着晒干的一条一条长约8公分的小河鱼,不禁勾起我对故乡金寨的思念之情,勾起我对儿时下河捕鱼种种乐趣的美好回忆。

我的家乡在金寨斑竹园小河村,光听这地名,就有世外桃源般的诗情画意: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夹岸的青青斑竹,掩映着座座小村庄。鸡犬之声,和着树上的鸣蝉,更增添了山村的安详与和谐。故乡山清水秀,民风淳朴。那条日夜流淌的小河,不仅养育了两岸的村民,也是我们儿时的乐园。

下河捕鱼,便是我们儿时最喜欢的事。

春天一到,小河的冰凌融化。不久,河岸边的杨柳吐出新芽。再过几日,待漫山的映山红落尽,翠绿的树叶布满山岗,河水的水温也渐渐回升。此时,河里的小河鱼也从河岸里、水草里游出来,在水浅的地方晒太阳。我们上学时,跨过小石岸,捡起一块小石头,朝着鱼儿砸过去,溅起一片水花,在河水的涟漪中,小鱼儿不见了踪影。河水很清,鱼儿的模样看得十分真切。有一种叫做红翅膀的小鱼,那鱼的背上长着红翅,尾巴上长着红鱼尾,身上是红蓝相间的鱼纹。我们捕鱼时最喜欢它。一是它模样可爱,我们叫它“新娘子”,二是它性情憨厚,游得不快,我们赤着脚,在浅水的沙滩上追逐它,不一会,它就会累得停在石岸边,我们用手就能捉住。

立夏过后,水温更高,太阳也更火辣。中午饭后,干活累了一上午的大人们在堂屋里或是树荫下睡觉,我们就邀村里的几个小伙伴,趁着午后的这段时间,扛起大人们打炮眼的八磅大铁锤,溜到河里,用铁锤向河边的石头砸下去,这叫“震鱼”。那躲在石头下的河鱼,被铁锤一震,晕晕的,翻起白肚皮,我们快速用手抓起来放在随身挎着的竹鱼篓里。我们光着上身,在烈日的曝晒下,脊背上泛红、死皮。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震鱼的积极性。

再过两月,学校放了暑假,这是我们下河捕鱼的大好时光。由于夏季干旱,河水枯竭,小河的水很浅很浅。只剩下那些被水流冲刷下形

成的水凼,河水较深。河鱼都集中游到这里。这时候,我们就和大人们一起,带上锄头、沙耙、镰刀、夹网、水瓢等工具,来到河里,用草坪、石头、水草等将水凼围住,再用水瓢把水从凼里舀出,再用镰刀割来河边的柳树叶、马栝(一种水草植物)等,在石头上使劲搓呀,搓呀,搓出的浆汁流到水凼里,这叫“闹鱼”。这两种植物的浆汁味很辣,一会儿,水便变黑了,躲在水凼深处的鱼儿受不了这辣水的刺激,纷纷游出来,浮出水面,嘴一张一合,身体一沉一浮,懵懵懂懂的,行动迟钝。我们很容易逮住它。如果运气好,一个水凼就能捕十几斤小河鱼。那种收获的喜悦和快感,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秋高稻熟时节,河里鱼儿正肥。傍晚,当太阳刚刚落山,西边的晚霞正红,河里的鱼儿在水里活蹦乱跳。我们小孩下午就早早上山,砍下那冒油的松树,劈成一片一片的,俗称“亮光”,晚上用来照明捕鱼,叫做“照鱼”。我负责举着用铁丝做成的网兜,里面燃着松树片,在前面照鱼,二弟负责用夹网捉鱼,三弟在河岸上负责背着松树片备用。河水浅,清澈见底。在“亮光”的照耀下,鱼儿在水里静静地匍匐着,一动不动的,在亮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二弟用夹网轻轻地放下,鱼儿径直钻进网里。在夜幕下,我们在环绕村前的小河里,溯流而上,沿河照着。直到秋雾在水面升起,我们感到身体微凉,而且“亮光”也将燃完,才依依不舍的回家。

回到家里,已是半夜。妈妈还在等着我们。我们倒头就睡,而妈妈还要将河鱼一一剖开,把鱼肚里面的肠肚等杂物剔除干净,然后放到锅里烘干,第二天再拿到太阳下面晒,这样,美味可口的小河鱼就做成了。

捕鱼是乐趣,吃鱼却是奢望。由于那时我家贫穷,生活艰苦,这小河鱼就成为招待客人的佳肴。等家里来了客人,妈妈就会把晒干的小河鱼拿出来,先用温水泡一下,再把锅里放上菜油,待油烧滚,把鱼儿放到锅里爆炒,倒上醋,酱油,再把切开的青辣椒放上,加盐,兑点水,这样,一盘好吃的“青椒炒河鱼”就端上桌了。

如今在合肥待久了,很难吃到家乡的小河鱼了。每当听到窗外夏之蝉鸣,我的思绪就回到故乡金寨,回到家乡斑竹园,回到那条生我养我的小河旁,回到我儿时捕鱼的童话世界里。

记忆里的吆喝声

□ 吴渝 安徽池州

晚饭后,去奶奶家坐了一会。奶奶叮嘱爷爷明天早上去村口的蔬菜店买一盒“水豆腐”做个汤,爷爷一边答应着,一边感叹还是现在的生活好,想买点菜啥的很方便,村口的蔬菜店里应有尽有,而在十多年前,若想在门口买块豆腐,却总是要竖起耳朵仔细听卖豆腐的叫卖声。爷爷的这一感叹让我的脑海中那些关于买豆腐的记忆浮现出来。

记得十多年前,妈妈常会让我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留意卖豆腐的叫卖声并做好买豆腐的准备,一听到“豆~腐~哦”或者“卖豆腐~哦”之类的声音后,我就赶紧拿着钱和瓷盆到院子门口去寻找卖豆腐的身影,若是还没到家门口,就站在门口巴巴地等着望着。

记得那时候常来我们村卖豆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拥华村同心组的一个大叔,另一个是庙前镇双桥村村口那颗大杨树下的豆腐坊的大妈。那位大叔好像叫“强子”,瘦高瘦高的,骑着“大杠车”(类似于上个世纪80年代很流行的解放牌自行车)，“大杠车”后座上面绑着豆腐筐。他每次的吆喝声都很有力而短促,跟他骑车的速度差不多能成正比,常常我做足准备闻声便出门,却不见其踪影,只能听到他那音量越来越小的吆喝。不过也有幸运的时候,偶尔听到吆喝声后出门能看到他的背影,我便扯开嗓子喊道,“停一停,我要买豆腐啊!”只要我的声儿大到足够让大叔听见,他一般都会折回,笑嘻嘻地用他那把亮锃锃的豆腐刀切一块豆腐给我。

相比之下,那位大妈的叫卖声就悠长多了。清晨和傍晚一般都能听到她吆喝着“豆~腐~哟”进村。大妈骑着三轮车,车上放着一个方形的豆腐框、一只大号塑料桶和一只小号塑料桶。豆腐筐里放了一整块豆腐,而那两个塑料桶,大号装的是香豆腐干,小号则是臭豆腐干(一般情况下,买香豆腐干的人比买臭豆腐干的人要多)。早晨大妈来的都很早,尤其是在夏天,“水~豆~腐~哦”,这声音一般就是我整个暑假的闹钟。“水豆腐”就是豆腐脑,现在菜市场卖的内酯豆腐,也是皮蛋豆腐的那种豆腐,只不过那位大妈在清晨卖的“水豆腐”是热的,我常常和弟弟一起将“水豆腐”放点白糖拌着吃,冒着热气的“水豆腐”无比的醇香。除了这大叔和大妈,偶尔也还有其他卖豆腐的来我们村里,他们或挑着圆圆的竹筐或骑着自行车,在村里的小路小巷里穿行着吆喝着,生活气息十足,常常在这样的吆喝声里,大家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因为村口的蔬菜店开了差不多有十年了,所以如今我也已多年没有听过进村卖豆腐的吆喝声了。不仅仅是因为这,据说那个叫“强子”的大叔好像后来生病了,自他病后便再也没见过他来村里卖豆腐,但愿他仍康健如往昔。至于大杨树下的那个豆腐坊,现在也已不再经营了,每每路过,也只能看见豆腐坊常年关着的大门和用木板盖着的窗口,以往豆腐坊门口的热闹不再。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偶尔单位食堂烧“腌菜豆腐”或是“白菜豆腐”,还常能听到类似于“这豆腐真好吃”之类的抱怨。其实,十几年前,这个季节晚饭能吃到“腌菜炖豆腐”并不是天天能有的事儿。

回忆完卖豆腐的大叔和大妈的叫卖声,卖小鱼小虾的和卖“酒曲”的吆喝声似乎又在我耳边回荡起来。现如今,再也没有听过这些吆喝声了,邻居们都猜测那个老爷爷已经仙去了,毕竟年纪有那么大了。的确,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那时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如今都即将高中毕业了。

时间就是这样奇妙的东西,让人成长也催人老去。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另有个别作者通联不详,没收到稿费的作者,麻烦联系电子邮箱为:478702039@qq.com,奉寄稿酬!

鞋

□ 王笏华 浙江绍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10岁左右,正读小学。一天临放学,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明天你代表全校的学生去公社列席团代会,很光荣的,回家去准备准备。”老师说完特意瞅了我的双脚。

我的脚没穿鞋,光着。那时,其他的男同学也都光着脚,都是因为家里穷,父母们连做双布鞋的钱也得算计算计,更别提买成品鞋了。平时光脚没什么,可我明天要光荣地代表全校学生去公社开会,怎么好意思光脚呢?

回到家,我跟母亲说要去开会这件事,母亲异常高兴,似乎她的儿子有了什么大出息。可我说:“妈,我不能光着脚去开会呀!”母亲听我一说,一下子愣在那里,犯了难。买吧,家里吃盐都没钱买,哪里有钱买鞋?借吧,邻居家的孩子们不也都是光脚的?无奈之际母亲说:“穿你表哥的那双旧雨鞋去吧”母亲似乎找到了“救星”。

“不下雨,穿雨鞋……”我委屈地流出了泪。

我不再说什么,流着泪回到我的茅草屋里,盘坐床上,双手合拢,学着出家人的样子,祷告明天下场小雨,我好“理直气壮”地穿上表哥因小而送给我的那双旧雨鞋。可惜,心诚也不灵,第二天不但没下雨,反而连半块云彩也没有。明晃晃的太阳慢慢升高,刺得人睁不开眼,可在这晴朗的天气里,我还是不得不穿上了那双旧雨鞋。

去开会的路上,我选了一条羊肠小道,为的是不让人注意。到了公社礼堂,我也趁人多时夹进人流进去,以避免众人的注意力。记得那天会议刚过一半,我借故肚子痛溜回了家。

这件事之后,我便对鞋有了一种特殊的珍爱之情。虽说我至今没穿过什么高档的鞋子,可我对鞋的爱护是一流的,包括妻子的鞋,每隔二三天,我总要刷洗或上油一次,为此,我曾多次受到妻子的表扬。现在我早已做了父亲,儿子任性提出出来买这买那的要求,我大多要大打折扣,唯独在买鞋方面,我非常慷慨大方。